

世界原本很大，何不由此窥一隅／文苑永不寂寥，喜看新星跃中天。

廖时香
著



处女书系
(小说集)

乐 胆



● 四川文艺出版社

处女书系

CHUNUSHUXI CHUNUSHUXI

乐胆

廖时贵 著

女
书系

CHUNUSHUXI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1991·成都



(川)新出登007号

责任编辑: 朱成蓉

封面设计: 邹小工

版面设计: 李 军

书名 乐 胆
作者 廖时香
出版 四川文艺出版社
成都盐道街三号
经销 四川省新华书店
印刷 内江新华印刷厂

1991年10月第一版

1991年10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 1—2,060 册

开本 787×1092 1/32

印张7.375

字数153千

ISBN7—5411—0739—5/I·681

定价: 2.80元

雪里送炭

——序《处女书系》

马识途

人们总是喜欢锦上添花，不乐意雪里送炭。

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我们这个泱泱大国的国民劣根性，或者扩而言之，是不是人类固有的劣根性，或者根本无所谓劣根性，这不过是有如植物有趋光性，动物有趋热性一样，本来是世所常见，古今皆然的天之常道，事之常理，人之常情。这种只管锦上添花，不愿雪里送炭的常道、常理、常情，表现在人类生存斗争中，便是养成趋炎附势，走热门，赶浪头的性格。所谓宰相门前，车水马龙，在野高人，门庭冷落，“冠盖满京华，斯人独憔悴”是也。所谓谁管是与非，有奶便是娘，你喊一个万岁，我喊万个万岁是也。

这种只管锦上添花，不愿雪里送炭的常道、常理、常情，表现在文坛上，便是捧台上，捧台下，乐意歌颂名家，冷落无名之辈。古今中外文坛上的许多事实说明，一个人由

于自身的努力奋斗，因缘时会，抓住机遇，加上许多偶然的因素，一篇鸣世，饮誉文坛，真是“一登龙门，身价百倍”，从此便什么也有了。本来是“长安居，大不易”的白居易，写了“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”的好诗，刚好又遇上了生有慧眼的顾况，为之延誉，声名大振。从此得到各方面的称赞。中外文坛上这样的例子不少，他们的成就，理应得到赞颂，是没有什么可说的，但是发展下来，中外文坛上却有“盛名之下，其实难副”的情况，这就是由于那些喜欢锦上添花的人当了吹鼓手，作了不适当的吹捧。老是那么少数人的名字出现在文学刊物上，老是那么几张面孔出现在文学领奖台上。由于有了名声，各种报刊都来拉稿，门庭若市。写的稿件不一定质量很高，却被抢着登载，真叫皇帝的女儿不愁嫁了。上了刊物又出书，出了选集，又出文集、近作集之类，只等待死后出全集了。为了研究这些作家，有专著描述他们的生活，是可以的，但是有什么必要出专书写他们生活中的鸡毛蒜皮呢？相反的，有些后起之秀，寒窗累月，呕心沥血，写出并不坏的作品来，却东投西送，无处收用，稿件如泥牛入海，渺无消息，最好不过收到一封油印的退稿信。其中未必没有未被伯乐发现而呻吟在盐车之下的千里马。即使他们也写了一些作品，但是由于他们能为出版社提供的经济效益不高，要出集子就太难了，至于他们上领奖台的机会就更少。反正水平高的作家还活着，他们的名声大，好作品多，每次入选的机会自然比无名之辈要多得多。于是每年上台领奖的熟面孔比生面孔多，也就不足为怪了。有的人领了全国的奖，又领地方的奖，还领刊物、出版社发

的奖；领了这个酒厂发的什么杯的奖，又领那个烟厂发的什么瓶的奖。反正杯、瓶、盘、碟多的是，领个不完。甚至坐在台上发奖的人里有他，转到台下领奖的人里也有他，好不热闹也么哥。我不明白的是，为什么人们总喜欢锦上添花，在别人的桂冠上再加几顶桂冠，却不愿给没有上过领奖台而满有资格的后起之秀戴一顶帽子？

我这样说，可能要得罪一些编辑部和一些评委会的专家们，我知道他们也有许多说不出的苦衷，也受了许多人的责备，好象古今中外早已如此，莫奈何的。我借《处女书系》编委会的酒杯浇我的块垒，其实不会有什么效果。而且，我虽无意于上领奖台，却知道编辑部的好恶，会直接影响我的利益，还是就此打住吧。

现在四川文艺出版社竟然出了这样的主意，他们要出一套《处女书系》，专门出作家的第一本书，我知道其中有的作家写了几十年作品，年近花甲，却连第一本书也无处出，有的写了很多年文章，想出一本书，因为是无名之辈，求告无门。四川文艺出版社愿意给他们雪里送炭，并且准备赔钱，在当今人欲横流，金钱万能之际，是的确要有一点气魄的。而且还有一位叫王敦贤的作家，甘心暂时放弃自己的写作，专门张罗这件事情，联系作家，筹措款项，到处奔走，也算得是有人心了。

四川文艺出版社的同志和王敦贤同志来找我，说起这事，我连声说好，要我写序，我一口就应承了。他们送来的清样，有的我翻了一下，既然叫做作家的第一本书，不能求全责备，要求每本都好，我想着的是他们将要从此开头，接

着第二本第三本地出下去。我还相信，说不定有的人以这第一本书作为艰难的万里长征的出发点，将要走上他们自己创作的光辉顶点，甚至其中个别人将成为在四川省、西南以至全国的文坛上闪耀的明星。

我盼望着。

1989.11.于成都

序

魏明伦

乍听廖时香，一时香风扑面，以为是窈窕淑女。

难怪时香小有名气之后，竟有好逑君子慕其芳名，爱其文才，冒昧来弹《凤求凰》！

时香小说集收入“处女书系”，会不会更添伊人二分雌性激素呢？

名似小妹妹，实为小弟弟的廖二娃，五官虽娟秀，不幸背有微微驼峰！

儿时羞于见客，冬天借助破旧棉衣覆盖，最忌夏日炎炎赤膊。小镇上顽童们一丝不挂下河洗澡，孤独者钉在陋巷，邻近猪槽。早熟的童心，被更早的坎坷扭成一弓残月。

旧书是孩子的忘年交，琴是他的绕床青梅友。

爹到哪条船上酗酒去了？醉步踉跄，踏碎几朵渔火。状如伏尔加河畔失业的水手，牢骚多，胆量小，低声骂街，高声骂娘。娘呢？在远村，在寒伦的课堂，将慈爱献给另一群小鬼。她像谁？像西伯利亚苦栽桃李的乡村女教师华尔华拉么？

弹琴的穷孩儿，可似《二泉映月》作者？小巫见大巫，阿炳少一峰累赘，阿香多一双晶莹的眸子。

亮眼哥，读书郎，大约早就熟知《巴黎圣母院》。若见钟楼驼侠卡西莫多，想必会倍感亲切？

钟声绕梁，多年不绝，余音融进孩子后来的笔底。篇篇乡土小说，常常有善良的驼影出没……

人的价值，不在躯干零件多少。举世公认的天才诗人拜伦，恕我戏谑地称他为天生“癖伦”！走路一瘸一拐，手杖叩问大地，敲出了布尔乔亚的浪漫史诗。

资产阶级英雄且从略，咱们布尔什维克的主旋律里，自有保尔·柯察金的瘫者壮歌。

如此豪言，是今日作序发挥，小娃娃当初压根儿没存非分之想。只有那么点点可怜的奢望：保持一张跛脚而不至于垮架的书桌，每日三餐较干的稀饭，每月几顿较稀的干饭。

老天爷不是吝啬鬼，慨而慷，倾囊赐予千钧霹雳，万里东风。

时值形势大好，越来越好，莺儿歌，燕儿舞，盛大的节日！

时香三生有幸，碰上这么个年头，乐何如也？请从他的小说集里欣赏笑靥——

到处流浪，没忧愁，没悲伤。

三弦一响，粮票三两！

二胡一声，硬币二分！

会跑滩不带户口，会弹琴不必讨口。

历经宣传队、川剧团、杂技班。万年台伴奏样板戏，扯谎坝独奏语录歌，革委会门前叫卖狗皮膏药，看多少红尘游戏，记不完人间喜剧……

学生腔没了，江湖气有了，书呆子死了，乐天派活了。

外国拉兹算老几？流浪者也得有民族气派，俺们是四川“蝦球传”，现代“易胆大”！

增编汉语新词典的学者，是否可以再加一则“啼笑错位”？在“节日”中翻来复去都尝甜头的莺燕，尔后老是健忘，爱作西子捧心状，俨然深受迫害，苦不堪言。而确实吃遍苦头的底层小人物，如廖二娃，却将辛酸透顶的往事付之一笑。

嘻嘻，自嘲外表残疾。

哈哈，掩去内心痉挛。

只掩饰个人创伤，不粉饰天下太平。

但又不展览惨白的尸布，没扮演嚎丧的吊客。是红白喜事若悲若欢的唢呐声。是替浩劫送终，替新生助产的一串谐谑鞭炮。

谑而不虐，哀而不伤，尤为可贵是嘻而不“玩”。

玩世不恭的朋友，哀莫大于心死。

乐胆琴心，冷嘴热肠。他与生活偷偷谈恋爱，活着似乎闹别扭，死了，奈何桥上等三年。

眼中没有十足的漆黑，襟怀里存有一线天，半枝莲，莲花落，落花生，三朵花儿开哟，一朵闹莲花。

果然开了，岂止一朵三朵，得搬用“万紫千红”；这个词儿已不是口吹的泡儿，纸糊的莺儿，她们扎扎实实开放在

八十年代希望的田野上。

衣食足，礼义兴，再不会饿着肚子空谈精神文明。驼孩奇迹般地伸直脊梁，捧出一集小说，伴和着麦场泥土香，吸引了乡亲父老，文朋诗侣。

最忠实的读者，是他身边漂亮的妻子。

小娘子，别生气。比你更漂亮的，是丈夫笔下美妙的语言。

我欣然应约作序，并非倾倒于《乐胆》的内涵，大半是被他的文笔迷住了。

这像伙含英咀华，警句连篇。我试用红笔勾划其中妙语，一勾手不停挥，满纸缕缕绯霞。

细品嚼，句子很短，味道悠悠长。折开来，多是寻常口语，一经提炼，再经组合，变成语汇魔方。

我一摸，没影了！怎样形容它？我搔搔头，狠狠抽了几支香烟……

烟缭绕，琴丁冬，他用文笔描绘书中人的琴声，我借用琴声比喻写书人的文笔。

琴声袅袅，文笔翩翩，不禁遥想水泊梁山，白妞黑妞，李翠莲滔滔快嘴，李有才朗朗板话，柳麻子说书，应花子吹牛，王冕画没骨花卉，祥子赶黄沙骆驼，边城月下看小景，其香居里喝早茶，蛤蟆滩外买稻种，荷花淀，山药蛋，清凌凌的水哟，蓝映映的天……

民乐交响，回声荡，荡出阿香一首插曲。

是不是太溢美了？

诸位语言大师炉火纯青，这炼丹童儿当然还没深得炉中三昧。但火门已摸准，路子真不赖。

是不是太偏爱了？

只怪前些日子流行土产的洋腔，将小说语言弄成土洋皆非的奥义天书，成心让大家猜谜。以符咒对照鲜活文字，怎不叫人特别疼爱这地道的华声，天然的蜀籁。

敬请理论家去细细指正璞玉瑕疵吧。

我匆匆画几笔素描，扶一扶陌上柔桑，赞一赞“处女书系”。

啊！我猛然回忆自家的处女作。

当年谁扶我——知音友，灌园叟，三三两两，隐没在人群中……

1990.6.即兴作

目 录

雪里送炭.....	马识途 (1)
序	魏明伦 (1)
乐胆	(1)
魔琴	(65)
底座	(76)
赵公桥遗风	(95)
活宝	(109)
震惊	(122)
冷暖春秋	(139)
来喜	(157)
黑牯舅舅和鲇鱼	(172)
箫声咽	(182)
榕荫里的水街	(192)
麦场	(200)
后记	(219)

乐 胆

引 子

诸君，我姓骆，排行老三，就叫骆三。我在一家县级剧团扯丝弦，尊为上手琴师。吹拉弹打的统统称下手。上手是重要人物，下手则多有多的用场——五音繁荟，大轰大炸，听起来份量足；少有少的好处——就三大件，素素净净，不抢戏，品起来韵味浓。然而唱文明戏，乐队人要够才行。我们乐队人少，尤其缺拨弹乐器，嗡嗡一片二胡声，有膘无骨，若加支扬琴，或者琵琶、阮、三弦，都好。团长虽然外行，心却很热，听我诉苦，便曲了指关节敲脑门，说：“是个问题。这次招生，你下去，给我抓一个弹拨回来。”我随打锣的刘梓夫一组，买了船票，顺流漂下三宝镇去。

走了这一遭，就认识了一位异人，其人其事，颇值得一叙。下面，款款道来。

一 为人第一要图温饱

正值旧历四月尾，天气半阴半晴。春潮初泛，满河汪汪

的月白水，浆子噉噉噉，打得溜快。两岸稼禾草木都在浅淡烟霭中改换气色，由薄嫩转成苍翠，其间繁乱了豆花、粉蝶。田塍壁上，石灰浆刷的标语都给肥草侵略，多是鱼腥草，硕叶煞是惹人疼爱，倘在乡村，清晨踩了露水去摘得来盈筐，提一管秤，进城是叫卖得好价钱的。鱼腥草驱热解毒，拌了红油辣椒又是开胃健脾的美味。我反扭了腰，伏在船帮上恋恋地看它，其余景致，虽然可画，却多半略去不顾。多年的知青活路，教我为人第一要图温饱，不复有孩提的梦。

“好饮食！”刘梓夫喝彩。我忙顺了他的眼去看，只见湾滩上肥肥一群白鹅，都在蹒跚地走动。确是好饮食，倘能获一只，放了血，按在沸水里烫毛去污，可烧、可蒸、可烤，佐以香料卤吃，更妙。这般地想开去，两腮也紧了，泌出清口水，然而嘴上却说，书圣王羲之以字换鹅，可见鹅是高贵生灵，不可乱吃。刘梓夫笑道，几个狗爪刨的字便要换鹅，这王某人未免太贪心，而鹅主就一定傻，如今的世道，万勿装假斯文。争论许久，我竟赢他不得。船傍沙渚过，惊起一行褐雁，噗喇喇地飞入芦苇丛，我们的意见才统一，认为野东西，人人可猎而食之。语多不觉途长，看看已是三宝镇的青石埠头了。几个红红绿绿的洗衣女子一面跳开让船，一面和撑篙的船哥儿说些野话。

三宝镇倒是个清幽的去处，百来户人家傍河铺排；一式的青墙黑瓦，墙头瓦槽间满是草蒿藓苔，檐下的石板都有雨水咬的窝子；间或有木楼凸出，深黄的，古式得很。刘梓夫说这地方倒好修道。街上人呆看我们过去，然后咧嘴，咬耳

朵，说：“快看快看，剧团的打锣匠来了。”刘梓夫是来唱过好几回的，故而地方上认得。我们也不搭白，一径寻到镇公所。一个暴牙齿的人正伏案制表格，牙虽暴，脾性却是极好，起身来迎，还用自己的茶杯泡了茶，说：“两位老师喝水。”水太温，茶叶浮在面上，吹许久才嘬得一口。刘梓夫双手递上介绍信，如何如何，这个这个，说了来龙去脉，暴牙的人连说：“好，好，好。”一面听，一面用火柴梗掏耳朵，掏出一块耳屎，摊在手心细细把玩。晚饭在镇公所食堂开，暴牙的人唤一个小厮跑腿，打回一青花瓷碗烧酒，一漱缸兔子肉，三人坐喝。方品出些味道，就听一片嘈杂，噼噼啪啪涌进一伙男女，将饭桌四面围定，只是笑嘻嘻地看我们咽酒嚼菜。刘梓夫抬头一笑，依然低了头吃。我按捺不住，转了脖颈前后看，多是青年女子，土头土脑，也没有漂亮的。她们吃我一看，羞笑起来，相互推搡，说：“你不是要考吗？去呀！”一个跛子姑娘给人掀出来，歪着屁股站，看着众人问我：“她们都要来考，收不收？”说了赶紧拐进人堆。人是愈见多。“都走都走，明天才张榜。”暴牙的人摇着筷子说话，口沫溅到兔子肉里，令我非常伤心。又有一个女子拧着胸前的钮扣说：“今朝不行么？”刘梓夫说：“要考的都去旅店门口等。”这伙男女立即退出去，叽叽喳喳，满街传话，劝人来找工作。

我和刘梓夫挤进旅店，掩了门，一次只放进来一个人。场面颇有些像审讯：刘梓夫备了纸笔，我调了琴弦，进来的人站着。姓甚名谁，家住何州哪县，年龄性别，三代成份，等等，都盘问了，刘梓夫便说：“这位骆老师是主考官，你

别躲躲闪闪的，有什么本事都显给他看。”我持了琴，扯一段“我家的表叔”，女考生听呀听，听出名堂了，赶紧和着唱：“数吗唔吗唔不唔清。”倘是男考生，改拉“提篮小卖拾煤渣”，男考生只会敬烟，少有唱得合辙的，好些人启口一吼，牙齿焦黄。看看没什么道理了，我宣布明天再来。人们轰轰地涌上街，走散了，争着说自己刚才如何如何害怕，忘记了。刘梓夫去屙尿，我就翻看他的记录，倒好笑：“邓绍芬，女，癞头，音不准。黄德本，男，烟鬼，手指像香肠，声带抖。”还画了几颗人脑袋，一条鱼，一只酒瓶；又在空白处算帐：五月份工资三十五块五，还帐去十块，余二十五块；房费水电费四块八，余二十块零二角，等等。又写了一句莫名其妙的话：“我不与你小人一般见识。”旁边桌上是男考生们敬的香烟，并拢来一大堆。

一连三天，考而又考，竟没有一名取得复试资格的。我们决计明日回城。晚饭开得早，又无心思去观赏山水，两个人就闷在店里，都脱了衣裤，摊在床上凉爽。我的背睡热了，翻个身，肚皮贴竹篾席。刘梓夫见了取笑，直说可怜可怜，该讨婆娘了，又打些谜语让我猜，猜不出，他自己揭底，都是些不便写在纸上的东西，村野得很。正快活，忽听敲门声，本不愿开，转想到或许是暴牙的人来请吃酒，忙穿了裤去抽门闩。

进来一个生人，半张脸都是黑毛，把年龄也遮得模糊了。也不尊称一声老师，开口就说：“你们收不收音乐家？”乐字读成快乐的乐。我和刘梓夫对看。我说：“是不是贝多芬？”他说：“人家是男子汉，什么芬哪芬的！”正